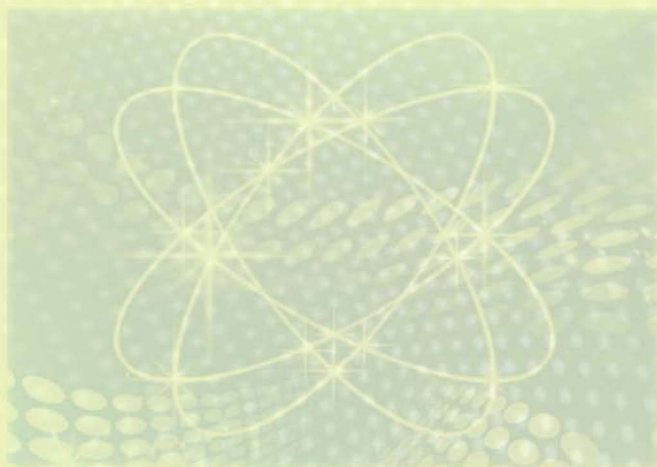


感悟文学大师经典： 51

鸡肋集：郁达夫作品精选

萧枫 主编



辽海出版社

感悟文学大师经典

鸡肋集 郁达夫作品精选

主编 萧枫

辽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鸡肋集：郁达夫作品精选/萧枫主编. —沈阳：辽海出版社，
2009. 2

(感悟文学大师经典：51)

ISBN 978-7-5451-0329-8

I. 鸡… II. 萧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现代 IV. I24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15474 号

辽海出版社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邮政编码 110001)

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：375

字数：11860 千字

2009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孙德军 于文海 陈晓玉

定价：2980.00 元(全 100 册)

前言

文学作品是以语言为手段塑造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、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艺术，是我们的一面镜子，对于我们的人生具有潜移默化的巨大启迪作用，能够开阔我们的视野，增长我们的知识，陶冶我们的情操。

文学大师是一个时代的开拓者和各种文学形式的集大成者，他们的作品来源于他们生活的时代，记载了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缩影，包含了作家本人对社会、生活的体验与思考，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进程，具有永恒的魅力。他们是我们心灵的工程师，能够指导我们的人生发展，给予我们心灵鸡汤般的精神滋养。

这正如泰戈尔在谈到文学与我们人类未来的关系时所说：“用文学去点燃未来的万家灯火。”

为此，我们特别编辑了这套《感悟文学大师经典》丛书，主要收录了鲁迅、郑振铎、郁达夫、徐志摩、朱自清、鲁彦、梁遇春、许地山、萧红、瞿秋白、闻一多、缪崇群、穆时英、丘东平、滕固、蒋光慈、叶紫、刘半农、邹韬奋、李叔同、苏曼殊、朱湘、柔石、庐隐、戴望舒、章衣萍、钱玄同、彭家煌、刘云若、洪灵菲、石评梅、夏丏尊、胡也频等作家的一百部有影响的作品，既有诗歌、散文、杂文，评论，也有长、中、短篇小说，还有戏剧等作品，这些不同体裁的作品，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，对当时反对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的斗争和其他种种社会生活，做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描绘，是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代表作品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。

本套丛书选文广泛、丰富，且把阅读文学与掌握知识结合起来，既能增进广大读者阅读经典文学的乐趣，又能使我们体悟人生的智慧和哲理。

本套图书格调高雅，知识丰富，具有极强的可读性、权威性和系统性，非常适合广大读者阅读和收藏，也非常适合各级图书馆装备陈列。

目 录

春潮.....	1
青烟.....	8
落日.....	15
人妖.....	24
零余者.....	31
十一月初三.....	38
寒宵.....	52
清冷的午后.....	55
祈愿.....	62
灯蛾埋葬之夜.....	66
二诗人(外一篇).....	71
在街头.....	80
逃走.....	90

春潮

—

三月中旬一天的午后，和丽的阳光，同爱人的微笑似的，洒满在一处静僻的乡村里，这乡村的前面，流着清沧的钱塘江水，后面有无数的青山，纵横错落的排列在蓝苍的天空里。三五家茅檐泥壁的农家，夹了一条如发的官道，散点在山腰水畔农家的前后四周，各有几弓空地围着，空地里的杂树，系桑拓之类，地上横着的矮小的树影，有二三尺长。大约已经是午后三点钟了，几声鸡叫的声音，破了静寂的空气，传到江水的边上来。一家农家，靠着江边的高岸。从这农家的门前，穿过一条在花坛里躺着的曲径，就是走下江水边上去的一条有阶段的斜路。这斜路的阶段，并非用石子砌成，不过在泥沙的高岸中，用了铁耙开辟出来的。走下了这泥路的十一二级的阶段，便是贴水的沙滩。沙滩上有许多乱石蚌壳，夹在黄沙青土的中间。日夕的细浪狂潮，把水边的沙石蚌壳，洗涤得明净可爱，一个个在那里返射七色的分光。

在这沙滩的乱石中间，拖着两个小小的影儿，有两个七八岁的小孩，在那里敲磨圆石子。几声鸡叫的声音，传到江水边上的时候，一个蹲近水边的小孩，仰起头来向高岸上看了一眼。他的小小的头上养着一个罗汉圈。额下的两只眼睛，大得非常，从这两只大眼睛里放出来的黑晶晶的眼光，足以使我们大人惭愧俯首，因为他的这两只眼睛，并不知道社会是怎么的，人与人的纠葛是怎么的，人间的罪恶是怎么的。一个狮子鼻，横在他的红黑的两颊中间。上翻下跷的两条嘴唇的曲线，又添了他一层可爱的样子。一排细密的牙齿，微微的露现在嘴唇中间。他穿的是一件青花布衫。从远处看去，他和他旁边蹲着

的那女孩子，并无分别，身上穿的青花布衫，身材的长短，全是一样的。但是从他们的前面看来，罗汉圈和丫角不同，红黑的脸色和细白的肉色不同，他的扁圆的面形同她的长方的相貌不同。她虽则也有黑晶晶的两只大眼睛，但她那一副常在微笑的脸色却和他那威猛的面貌大有不同的地方。她比他早生一个月，但是她总叫他“三哥”的，他回头向高岸上一看，看见一只美丽的雄鸡，呆呆的立在桑树的阴影里，他就叫她说：

“秋英！你们的那只雄鸡立在那里，阿母说，这是给我的，真的么！”

“不给你的，我们家里有六只鸡娘，要它生蛋哩！”

“你别太小气了，雄鸡又不会生蛋的，要它做什么？不如给了我好的，年底下就好杀到来吃。”

“你只想吃的，没有这雄鸡，鸡娘怎么生蛋呢？”

“你怎么会这样的小气，不肯给我就罢了，我们的谷也不巢给你们了，你把圆石子还我，不要你磨了。”

“给你……给你……给你……”

“不要不要。你快把圆石子还我！”

“……”

他把秋英手里在那里替他磨的圆石子夺了去之后，秋英就伏在他那小小的手臂上哭了起来。他一声也不响，呆呆的把秋英的身体抱住了。秋英的一声一声的悲泣，与悲泣同时起来的一次一次的身体的微颤，都好像是传到他自家的心里去了的样子。他掉了两颗眼泪，呆呆的立了一忽，看看秋英的气也过了；便柔柔和和的对她说：

“这几颗圆石子都给了你罢。”

一边这样的说，一边他那粗圆的小手，便捏了一把圆石子递给秋英。秋英还是哭得已。用了右手揩着眼泪，伸着左手去接他交来的圆石子去。他因为秋英那只小手一时拿不起许多圆石子，所以就用了两手去帮她。秋英揩干了眼泪，向他的捧住的两手看了一眼，就对他笑了起来。太阳斜到西面去了。天空的颜色，又深了一层，变成了一种紫蓝色。清沧的钱塘江水，反映着阳光和天宇，起起深红的微波来，好象在那里笑他们两个似的。

二

秋英的父亲，本是一个读书人。当秋英三岁的时候，他染了急病死了。她的父亲在日，秋英一家原是住在县城里的，有祖遗的许多市房出租，每月的租钱，足足可以支持一家中流人家的费用，所以秋英家里的收入，常被县城里的贫民所欣羡。她父亲死了之后，她的母亲因为秋英的外祖母孤冷不过，所以就带了秋英迁住到这离县十里的穷僻的乡村里来。秋英并无兄弟，所以她母亲非常疼爱她，她家里除了她和她母亲之外，还有一个忠心的老仆，是她祖父时候的佣人，今年已六十一岁了。秋英和她的母亲搬到这乡下来的时候，她的外祖母还强健得很。去年的冬天，外祖母由伤风得了重症，竟也死去了。秋英虽则说是八岁，其实还未满七岁，因为她是六月二日生的。她的家便是江边高岸上的那一家农家。门朝着钱塘江，风景好得很。她的母亲最爱种花，所以她们的屋前屋后都编着竹篱，满种了些青红的花。她家里本来是小康度日的，自从搬到乡下来之后，更加觉得收入多开支少了，所以她家里颇有一点积蓄。

和秋英在江边游玩的那男孩，是山脚下陈国梁的三儿。陈家和秋英的外祖母家是一家人，所以诗礼——这就是那男孩的名字——和秋英也可算是远房的表姊弟。乡间的习俗每喜欢向富裕人家攀亲，陈国

梁也不能脱离这种习气，所以老上秋英家里去说她外祖母长外祖母短的。礼诗的长兄二兄都是务农的，只有诗礼有些聪明的地方，因此诗礼三岁的时候，国梁特进城去，请秋英的父亲替他起了一个风雅的名字，名叫诗礼，这是秋英的父亲死的前一个月。

诗礼和秋英又是同年，又是表姊弟。所以天晴的时候，他们两个老在江边沙滩上，高岸的草地上，或花园里游玩，天雨的时候，诗礼每跑到秋英的家里来，和秋英两个开店，画菩萨，做戏的。秋英的亲的表弟兄，都是长大，是以秋英反和诗礼相亲相爱，和自家的亲的表弟兄，却不时常在一起。

秋英的母亲，因为秋英没有同伴，所以诗礼上她们家里去玩的时候，也非常喜欢。有糕饼的时候，秋英的母亲每平分给他们，由他们两个坐在屋角的小椅上不声不响的分食。有一次秋英从她母亲处得了六个蛋糕，因为诗礼不来，所以秋英也不愿一个人吃。用了纸包好，藏在那里。后来诗礼来了，秋英把蛋糕拿了出来与诗礼两个拿到花底下去请菩萨，请了菩萨就分来吃。秋英还没有吃完一个的时候，诗礼却早把三个吃完了，秋英把剩下的又分一个给他，他却不再吃了，红了脸就跑回家去。

三

烂熟的春光，带着了沉酣的和热，流露在钱塘江的绿波影里。江上两岸的杂树枝头，树下的泥沙地面，都罩着一层嫩绿的绒衣，有一种清新的香味蒸吐出来。四月初旬的午后的阳光，同疾风雷雨一般，洒遍在钱塘江岸村落的空中。澄明的天空里波动着的远远的蜂声，绝似诱人入睡的慈母的歌唱，这正是村人野老欲伸腰偷懒的时候，这也是青年男女为情舍命的时候。

吃了午饭，看看他的哥哥们都上田里去耕作去了，诗礼就一个人跑上秋英家来。在这似烟似梦的阳春景里，今日诗礼不晓为了什么原因，他的小小的眉间带着几分隐忧。一路上看看树头的青枝绿叶，听听远近的小鸟歌声，他的小小的胸怀，终觉得不能同平日一样的开畅起来。走到了秋英的家里，他看见秋英正在那里灌庭前园里的草花。帮秋英灌了一忽花，诗礼就叫秋英出来上后面山上去采红果儿去。从绿荫的底下穿绕了一条曲径，走到山腹的一块岩石边上的时候，诗礼回转头来，看见澄清如练的一条春水中间，映着一张同海鸥似的白色的风帆，呆看了一刻，他就叫秋英说：

“你看那张风帆，我不久也要乘了那么大的船上杭州去。”

“杭州？你一个人去么？”

“爸爸同我去的，他说我在家里没用，要送我上杭州纸行里学生意去。”

“你喜欢去么？”

“我很喜欢去，因为我听爸爸说，杭州比这里热闹得多。昨天晚上，我们正在那里讲杭州的时候，妈妈忽然哭了起来，爸爸同她闹了一场。我见妈妈一个人进房去睡，所以也跟了进去，她放下了洋灯，忽然把我紧紧的抱住，说：‘你到外边去可要乖些，不要不听人的话。’我听了她的话，也觉得难过，所以就同她哭了一场。”

秋英听了这话，也觉得有些心酸，她的眼睛，便红了一圈，呆呆的对江心的风帆看了一忽，她就催诗礼回去说：

“我们回到家里去罢，怕妈妈在那里等我。”

秋英听了诗礼的话，见了江心浮着的那载人离别的飞帆，也就想起她家里的母亲来了。

四

时间不声不响的转换了原野上的青草，渐渐儿郁茂起来，树木的枝叶也从淡淡的新绿变成了苍苍的深色。钱塘江的水量在杀信的时候，一直的减了下去，平时看不见的蛤蚌的躯壳，和贴近江底的玲珑的奇石，都显现出来。晴天一天一天的连续过去，梅雨过后的炎热，渐渐儿增加起来了。

五月将尽的一天早晨，诗礼同太阳同时起了床。他母亲用了细心替他洗了手脸，又将一件半新的竹布长衫替他穿上。他乘他父亲在那里含着了怒气问答的时候，就偷了空闲跑上秋英家里来。

诗礼的家住在后面山脚下，从他家里走上秋英的地方，足有五六分钟的路程，要走过一处草地，一条大路。走过草地的时候，诗礼见有几颗蒲公英，含着了珠露，黄黄的在清新的早晨空气里吐气。他把穿不惯的长衫拖了一把，便伏倒去把那颗蒲公英连根的掘了起来。走到秋英家里的时候，他见秋英呆呆的立在竹篱边上，看花上的朝阳。他跑上秋英身边去叫了一声，秋英倒惊了一跳，含着微笑对他说：

“你今天起来得这样早？”

“你也早啊。”

“衣兜里捧着的是什么？”

“你猜！”

“花儿。”

“被你猜着了。”

诗礼就把他采来的蒲公英拿出来给她看，这原来是她最喜欢的花儿，所以秋英便跑近他的身来抢着说：

“我们去种它在园里罢。”

两人把花种好之后，诗礼又从他的袋里拿出了几颗圆洁滑润的石子来给她她说：

“我要上杭州去，用不着这些圆石子了，你拿着玩罢。”

秋英对他呆看了一眼说：

“你几时上杭州去？你去了，我要圆石子做什么，和谁去赌输赢呢。”

诗礼把圆石子向地上一丢，也不再讲话，一直的跑回家去了。

秋英呆呆的看他跑回去的影子渐渐儿的小了下去，她的眼睛忽然朦胧起来，诗礼刚讲的“我要上杭州去”的那句话同电光似的闪到她那小小的脑里的时候，她只觉得一种凄凉寂寞的感觉，同潮也似的压上她的心来。

呆呆的立了一会，她竟放大了声音啼哭起来了。

原载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《创造》季刊第一卷第三期，未完

青烟

寂静的夏夜的空气里闲坐着的我，脑中不知有多少愁思，在这里汹涌。看看这同绿水似的由蓝纱罩里透出来的电灯光，听听窗外从静安寺路上传过来的同倦了似的汽车鸣声，我觉得自家又回到了青年忧郁病时代去的样子，我的比女人还不值钱的眼泪，又映在我的颊上了。

抬头起来，我能见得那催人老去的日历，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，但是我的事业，我的境遇，我的将来，啊啊，吃尽了千辛万苦，自家以为已有些物事被我把握住了，但是放开紧紧捏住的拳头来一看，我手里只有一溜青烟！

世俗所说的“成功”，于我原似浮云。无聊的时候偶尔写下来的几篇概念式的小说，虽则受人攻击，我心里倒也没有什么难过，物质上的困迫，只教我自家能咬紧牙齿，忍耐一下，也没有些微关系，但是自从我生出之后，直到如今二十余年的中间，我自家播的种，栽的花，哪里有一枝是鲜艳的？哪里一枝曾经结过果来？啊啊，若说人的生活可以涂抹了改作的时候，我的第二次的生涯，决不愿意把它弄得同过去的二十年间的的生活一样的！我从小若学作木匠，到今日至少也已有一二间房屋造成了。无聊的时候，跑到这所我所手造的房屋边上去看看，我的寂寥，一定能够轻减。我从小若学作裁缝，不消说现在定能把轻罗绣缎剪开来缝成好好的衫子了。无聊的时候，把我自家剪裁，自家缝纫的纤丽的衫裙，打开来一看，我的郁闷，也定能消杀下去。但是无一艺之长的我，从前还自家骗自家，老把古今中外文人所作成的杰作拿出来自慰，现在梦醒之后，看了这些名家的作品，只是

愧耐，所以目下连饮鸩也不能止我的渴了，叫我还有什么法子来填补这胸中的空虚呢？

有几个在有钱的人翼下寄生着的新闻记者说：

“你们的忧郁，全是做作，全是无病呻吟，是丑态！”

我只求能够真真的如他们所说，使我的忧郁是假作的，那么就是被他们骂得再厉害一点，或者竟把我所有的几本旧书和几块不知从何处来的每日买面包的钱，给了他们，也是愿意的。

有几个为前面那样的新闻记者作奴仆的人说：

“你们在发牢骚，你们因为没有人来使用你们，在发牢骚！”

我只求我所发的是牢骚，那么我就是连现在正打算点火吸的这枝 Felucca，给了他们都可以，因为发牢骚的人，总有一点自负，但是现在觉得自家的精神肉体，委靡得同风的影子一样的我，还有一点什么可以自负呢？

有几个比较了解我性格的朋友说：

“你们所感得的是 Toska，是现在中国人人都感得的。”

但是但是我若有这样的 Myriad mind，我早成了 Shakespeare 了。

我的弟兄说：

“唉，可怜的你，正生在这个时候，正生在中国闹得这样的時候，难怪你每天只是郁郁的；跑上北又弄不好，跑上南又弄不好，你的忧郁是应该的，你早生十年也好，迟生十年也好……”

我无论在什么时候——就假使我正抱了一个肥白的裸体妇女，在酣饮的时候罢——听到这一句话，就会痛哭起来，但是你若再问一声，“你的忧郁的根源是在此了么？”我定要张大了泪眼，对你摇摇头说：“不是，不是。”国家亡了有什么？亡国诗人 Si e n k i e w

icz，不是轰轰烈烈的做了一世人么？流寓在租界上的我的同胞不是个个都很安闲的么？国家亡了有什么？外国人来管理我们，不是更好么？陆剑南的“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”的两句好诗，不是因国亡了才做得出来的么？少年的血气干萎无遗的目下的我，哪里还有同从前那么的爱国热忱，我已经不是Chauvinist了。

窗外汽车声音渐渐的稀少下去了，苍茫六合的中间我只听见我的笔尖在纸上划字的声音。探头到窗外去一看，我只看见一弯黝黑的夏夜天空，淡映着几颗残星。我搁下了笔，在我这同火柴箱一样的房间里走了几步，只觉得一味凄凉寂寞的感觉，浸透了我的全身，我也不知道这忧郁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。

虽是刚过了端午节，但象这样暑热的深夜里，睡也睡不着的。我还是把电灯灭黑了，看窗外的景色罢！

窗外的空间只有错杂的屋脊和尖顶，受了几处瓦斯灯的远光，绝似电影的楼台，把它们轮廓画在微茫的夜气里。四处都寂静了，我却听见微风吹动窗叶的声音，好象是大自然在那里幽幽叹气的样子。

远处又有汽车的喇叭声响了，这大约是西洋资本家的男女，从淫乐的裸体跳舞场回家去的凯歌罢。啊啊，年纪要轻，颜容要美，更要有钱。

我从窗口回到了坐位里，把电灯拈开对镜子看了几分钟，觉得这清瘦的容貌，终究不是食肉之相。在这样无可奈何的时候，还是吸吸烟，倒可以把自家的思想统一起来，我擦了一枝火柴，把一枝F e lucca点上了。深深的吸了一口，我仍复把这口烟完全吐上了电灯的绿纱罩子。绿纱罩的周围，同夏天的深山雨后似的，起了一层淡紫的云雾。呆呆的对这层云雾凝视着，我的身子好像是缩小了投乘在这淡紫的云雾中间。这层轻淡的云雾，一飘一扬的荡了开去，我的身体便

化而为二，一个缩小的身子在这层雾里飘荡，一个原身仍坐在电灯的绿光下远远的守望着那青烟里的我。

A Phantom .

已经是薄暮的时候了。

天空的周围，承受着落日的余晖，四边有一圈银红的彩带，向天心一步步变成了明蓝的颜色，八分满的明月，悠悠淡淡地挂在东半边的空中。几刻钟过去了，本来是淡白的月亮放起光来。月光下流着一条曲折的大江，江的两岸有郁茂的树林，空旷的沙渚。夹在树林沙渚中间，各自离开一里二里，更有几处疏疏密密的村落。村落的外边环抱着一群层叠的青山。当江流曲处，山岗亦折作弓形，白水的弓弦和青山的弓背中间，聚居了几百家人家，便是F县县治所在之地。与透明的清水相似的月光，平均的洒遍了这县城，江流，青山，树林，和离县城一二里路的村落。黄昏的影子，各处都可以看得出来了。平时非常寂静的这F县城里，今晚上却带着些跃动的生气，家家的灯火点得比平时格外的辉煌，街上来往的行人也比平时格外的嘈杂，今晚的月亮，几乎要被小巧的人工比得羞涩起来了。这一天是旧历的五月初十，正是F县城里每年演戏行元帅会的日子。

一个年纪大约四十左右的清瘦的男子，当这黄昏时候，拖了一双走倦了的足慢慢的进了F县城的东门，踏着自家的影子，一步一步的夹在长街上行人中间向西走来，他的青黄的脸上露着一副惶恐的形容，额上眼下已经有几条皱纹了。嘴边乱生在那里的一丛芜杂的短胡，和身上穿着一件齷齪的半旧竹布大衫，证明他是一个落魄的人。他的背脊屈向前面，一双同死鱼似的眼睛，尽在向前面和左旁右旁偷看，好象是怕人认识他的样子，也好象是在那里寻知己的人的样